



书是有灵魂的物，它既是写作者心灵世界的物化，也是阅读者观照自我的镜子。因此，人与书不是冰冷的物的关系，而是一种充满热度的灵魂关系。阅读，那么美好的一件事。

■文 | 唐骋华 ■图 | 龚凌

紧接着香港书展，从8月15日到21日，上海书展热火朝天。7天、400多场活动、15万种图书、数十万人次，阅读的盛宴在盛夏绽放。

与书展同时，《2012年度上海市民阅读状况调查分析报告》公布。数据很枯燥，数据所蕴含的道理却很有趣。根据这份报告，上海人首选的阅读载体依然是纸质书，而选择数字阅读，主要出于便捷、廉价等考虑。和预料的相反，“视觉听觉的全方位感受”“交互性强”这两项数字阅读的最大优势，遭众多受访者无视，以至于排名倒数。

书展的火热程度，则形象地印证了调查结果——仅开幕当日，入场读者就同比增长近两成，销售码洋更同比增长23.4%。

这一切似显示，尽管关于实体书店倒闭、书商疯打价格战、作家处境艰难的报道铺天盖地，但纸质书、纸质阅读还活着，而且，表现出巨大的活力。为什么在网络时代，还有那么多人在读纸质书？首先是习惯。从竹简、帛书、羊皮纸到宣纸，从手抄、活字印刷到现代印刷，书籍陪伴人类数千年，怎能轻言舍弃？而如此多的人舍不得，又说明，读书不仅仅出于习惯，书籍本身，以及与书相关的一切，都散发着独特魅力。

古往今来，除了作者、编辑和书商，无数手工艺人、艺术家也耗尽心血，把书设计成艺术品。欧洲中世纪的手工书精致、典雅，其彩页之绚丽，绝不亚于当代。有人还用象牙雕刻做封面，甚至打造黄金书、宝石书。中国古人也重视书籍之美，蝴蝶装、经折装、线装均属书籍设计史上的经典。明代《永乐大典》达1.1万余册，每册高一尺七寸、宽一

尺，近于黄金比例。至于做工考究、印刷精美的宋刻本，更是珍本中的珍本，一页千金。

当代，书籍装帧设计是艺术设计的重要领域。每年，上海新闻出版局会评选“中国最美的书”，获此殊荣者将参加“世界最美的书”的评选。这个在德国莱比锡举办的活动，已成书籍美学的风向标。而伦敦，这座文学之城，其数百年积淀的“英伦书艺”堪称登峰造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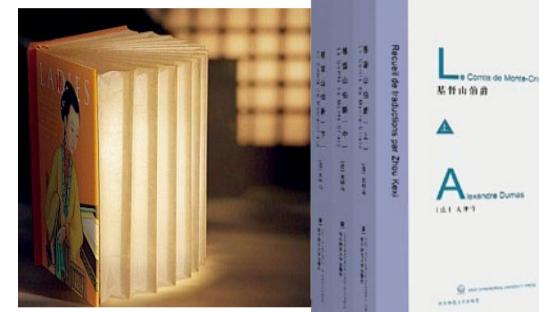
连带的，书籍的“延伸产品”，书签、藏书票、藏书印也美不胜收。

书美，书居住的地方，如书架、书房、书店、图书馆，也各有各的惊艳。本届书展推出了“理想书房”实景版，供读者参考，也可拷贝回家。上海街头隐藏着各式各样的书店，充溢着文艺范儿，是各种青年热衷聚会的场所。最具公共性质的图书馆，也可以很美很玄妙，如遍布欧洲各大修道院附属的图书馆，如最时尚的真人图书馆、荒岛图书馆。

书香从这些地方飘散而出，绵绵不绝。所以书是有气味的，不止是你熟悉的油墨香，还可能带有焦灼味、肥皂味等等。经设计师之手，味道也变得很神奇。此刻打开一张《书香上海地图》，你是不是添了几分好奇、多了几分渴望？

当然，最美的还是书之魂，这是作家、做书人、读者所共同赋予的。他们，准确说是我们，让书籍和阅读书籍超越于单纯的物质，成为精神产品。《书之书》的作者蔡家园如是说：“书是有灵魂的物，它既是写作者心灵世界的物化，也是阅读者观照自我的镜子。因此，人与书不是冰冷的物的关系，而是一种充满热度的灵魂关系。”

阅读，那么美好的一件事。



好书如同好女子

书重在内容，但并不意味着唯有内容。逛书展的人多数没有特定目的，之所以从万千本书中挑出“那一本”，除了感兴趣的内容，很可能还因为那美丽的书装、别致的书形，或一张附赠的腰封、书签，甚至那一缕书香，就足以把你打动。书之美，美在形式、美在细节。

文 | 唐骋华 图 | 资料

书装，好书如同好女子

人靠衣装，书靠书装，如何让书很容易地被读者发现，又不花哨恶俗，是书装设计师们不懈的追求。

“现代意义上的书籍设计始于20世纪前后。”《书之书》作者蔡家园说，当时，英国人威廉·莫里斯创立了一家出版印刷社，倡导图书设计与手工艺、生活相结合。莫里斯制作了52种66卷精美图书，代表作《乔叟诗集》耗时4年，惊艳全欧洲。他的“图书美学”由此风靡英、法、荷和美等国，毕加索、米罗、马蒂斯等艺术大师纷纷参与。

此风熏染了中国。蔡家园认为，鲁迅是中国现代书装艺术的开拓者，他亲手设计《呐喊》等10种书籍的封面，还提出了“天地要阔、插图要精、纸张要好”的理念。大藏书家周叔弢的比喻则更精妙，好书如同好女子：版刻好如同先天身材好，纸墨印刷好如同后天发育好，装帧好如同穿上漂亮而贴切的衣服。

每年初德国莱比锡都会评选“世界最美的书”，从众多好女子中选出最好的女子。朱赢椿的《不裁》《蚁呓》曾获殊荣。2012年，桂冠亦由两本中国书籍《剪纸的故事》和《文爱艺诗集》摘得。评语体现了设计界对好书的理解：“简洁有个性，字体、颜色间动静对比强烈，护封有流动之美。”

想不想亲眼目睹书装设计的过程？去扬州广陵书社和南京书衣坊吧，前者保留了传统图书制作和刻印技艺，后者则引领现代潮流。书展期间，《周克希译文集》引人瞩目，其装帧设计，正出自书衣坊艺术总监朱赢椿之手。

书香，有味道的阅读

书如女子，而女子有女人香，书便有书香。闻香识女人，也能识书，难怪书展要冠以“书香中国”“书香上海”。连为书店制作的地图，也取名《书香上海地图》。

书香有多神奇？蒲松龄在《聊斋志异》里讲，有位盲僧，嗅一嗅纸墨的气味，就能判断出作者的文字功底。台湾作家李敖中学时身怀绝技：闭着眼睛都闻得出哪本书是哪家上海大出版社的。最绝的是法国大出版家安妮·弗朗索瓦，她能从书页间闻出杏仁、薄荷叶、檀香木、蘑菇、生姜、鼠尾草等香味——不愧为法国人啊！

其实汉语的“书香”一词是有特指的。蔡家园说，古人为防止书虫啃食纸墨，常往书中放置芸香草，“芸香草带有清香，夹着它的书，便也清香飘拂。”芸字原指油菜，因与书结缘，遂愈来愈文艺——芸编指书籍、芸窗指书斋、芸签指书签、芸香吏指校书郎……

既然书香能激发绵长而优雅的想象，何不以此作为设计要素呢？香港青年设计师陈曦成推出了《火之书》。他用火燎过书口，使书缘呈不规则的波浪形状，咖啡色的书页也变得重叠，并带上深浅不一的黑咖啡和黄铬色，散发着焦灼味，与书本身的残缺美相配。

陈曦成2006年毕业于香港理工大学视觉系，曾赴伦敦留学，深感英国人把书当艺术品对待的细致。《火之书》后，他又制作了《花之书》，用花香表达对伦敦的怀念。书页设计得像花瓣，再放入象征英伦风的玫瑰花茶，一打开，书香四溢，沁人心脾。

这招老外当然玩过，蔡家园介绍，最著名的“味道书”首推英国书装设计大师安哥拉·洛伦兹的《肥皂的故事》。小说讲述了意大利某小镇上一位洗衣娘的故事，奇异的是，书做成了礼盒，并装有6块肥皂，各有一张印有文字的布。“读者用完所有肥皂，按顺序摆好6块布，就是一篇完整的《肥皂的故事》。”于是，洗手、洗衣、洗澡也成为阅读的一部分。

这是骨灰级书装设计师的理想。陈曦成认为，书籍设计并不局限于平面，“从封面、书皮、纸张、墨水到味道，都构成知觉上的体验和精神上的经验。”他设计过《酒之书》，以烧过的红色薄胶片为材料，既有视觉和嗅觉效果，还极具手感。

腰封、书签，都是一种境界

除书籍本身，那些“延伸品”也值得观赏，比如腰封、书签、藏书票等。

说到腰封，读者或许要皱眉——当下的

腰封搞得眼花缭乱看着心烦。”腰封本质上是广告，关键在于，你能否把它做得既有宣传效果，又有艺术品位。”蔡家园说，台湾某杂志举办过评选好书活动，科恩的小说《美丽失败者》获奖，原因之一是其腰封文案：“他写了一首诗，伪装成小说”。

蔡家园也喜欢濮存昕《我知道光在哪里》那简介深邃的腰封文案：“做人、演戏都是一门学问；坚持、放弃都是一种境界。”

好吧，如果你不幸碰上了一堆恶俗的腰封，那干脆扔掉它，翻开书，说不定会掉出张精美的书签。书签的功能很简单，但形态多样，蔡家园统计过，按材质分有纸质、金属、皮质、木质、景泰蓝、动植物标本等；按形状分则有长方形、圆形、扇形、瓶形、乐器形等。凡是够艺术够美的，书签皆能承载。

“二十多年前书签一度盛行，被视作富有深意的礼物，在同学、朋友、同事间流行。”蔡家园这个70后回忆，彼时，男女文青谈恋爱，都要用别致的书签传递情意，有人还亲手做，赠予爱慕者。网络时代降临，书签风光不再，不过，许多独立书店印制了自己的书签，并敲章纪念。纸质的温馨和美感，依然将流传下去。更有人设计出“拉链书签”(Zipmark)，新颖别致，惹人喜爱。

选择纸质阅读的上海市民达56.69%，网络阅读32.06%，电子终端阅读10.66%。

影响购书的主要因素中，“内容简介”和“熟人推荐”占主流，“图书广告”居末位。

网络阅读和纸质阅读的时间基本持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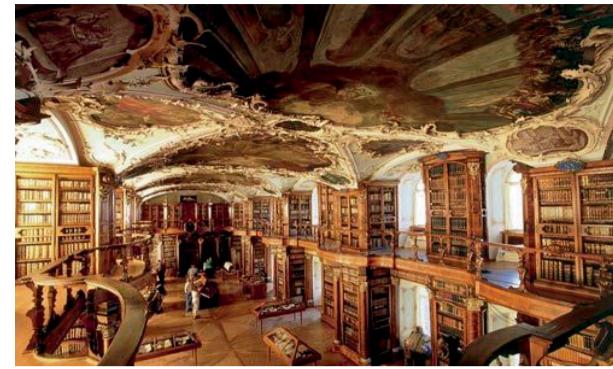
高达70%的受访者认为纸质阅读具有最佳阅读效果。

最受欢迎的图书种类依次为：文学、历史、日常生活、经济管理和心理。

(摘自《2012年度上海市民阅读状况调查报告》)



猫空书店



圣加伦修道院图书馆



莎士比亚书店

我有一间书房，读书思考看风景

“书居”是生造词，可理解成“书居住的地方”。因为是书的居所，书房、书店、图书馆便具备了特殊的功能。它们既是书籍的旅馆或归宿地，本身也购成了独特的价值和格调。

■文 | 唐骋华 ■图 | 受访者提供 资料

书房，看得见风景的房间

爱书人的书房多不华丽，甚至逼仄、狭窄。记者曾探访语言学家金文明先生的书房，八九个平米，书一直从书架堆到地上，屋内仅一桌一椅，仍显拥挤。漫画家慕容引刀的书房才五六平米，“不得已，很多书只好放到我爸爸和妹妹家。”

再大也没用。武康路巴金故居是一座三层楼洋房，二楼有书房，但其实，整栋楼里书随处可见——书架、主卧、次卧、走廊乃至卫生间，尽是。读书人对书的爱超过空间。

在《书之书》作者蔡家园看来，书房已从单纯的住宅中分离，具备独立的功能和格局，“它演化成了内涵丰富的文化符号：精神家园。”用伍尔夫的话说，它是“一间自己的屋子”，躲入其中，你可以自由地读书、思考、写作、看风景，远离喧嚣。

古往今来的读书人都渴望拥有独立书房，而对多数人来说，这只是个乌托邦。于是在上海书展现场，组委会特地推出了“理想书房”实景版。

所谓理想书房，指读书人心目中的书房，按不同对象，分为少儿书房、家庭书房、白领书房和企业家书房，每一类都设计了各自的书架，拥有符合各自特点的书。所谓实景版，就是在书展现场特辟专区，实景展现。这4间“样板房”围绕着一个圆柱形大书架摆开，它作“理想柱”，顶天立地，360度的环形书架上，放着《四库全书》和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。

午后阳光下，温一壶茶安坐着读书，想来是惬意的。如果你看中了哪一款书房，可以“原样拷贝”回家。不过价格不算便宜。负责设计的复星书刊CEO秦立德透露，最便宜的少儿书房需1.6万，最贵的企业家书房需10.5万，且均不含书价。至于“理想柱”上的那两套书，则高达84万。

书店，智者在此垂钓

钟芳玲是这样一枚女子——台北的家从客厅到卫生间摆满书，出门必买书，别人旅行去景点看名胜，她逛书店，并声称：“没有好书店的地方绝对不去！”她写下《书店风景》《书店传奇》《书天堂》，统称“书店三部曲”。

问钟芳玲为什么那般迷恋书店，她答，儿时父母经常把她“寄放”在一家熟悉的书店里，“书店成了我成长的背景，我对它有好感、亲切感和熟悉感。”在纽约留学时，她爱上了当地的书店风景，毕业后干脆满世界寻觅好书店。

巴黎的“莎士比亚”恐怕是最具标杆性的书店。它诞生于一战后，一度是现代文学大本营，艾略特、纪德、海明威、庞德等文豪曾出入于此。店主还独具慧眼，强力推荐乔伊

斯的《尤利西斯》和劳伦斯的《查泰来富人的情人》。

好书店有丰厚的历史背景，和社会、生活、人文有相当紧密的联系。它是城市之光，擦亮和延续着一座城市的精神。钟芳玲说，她所在的旧金山，就有一家书店叫“城市之光”。摄影师尔冬强在德黑兰的大学附近看到整条街上全是书店，感叹伊朗人好学。作家王安忆在华沙看到街头遍布书店，感叹这个饱经风霜的国家毕竟有底蕴。

很长一段时间，在中国人的视野里，新华书店是书店唯一的形态。所幸情况在改变。上海有了坚持品格的季风书园，有了坚持学术的鹿鸣，有了“文青圣地”渡口，有了24小时营业的大众书局，有了专长设计类图书的罐子书屋，有了小清新极度热爱的“猫空”……它们暗藏于大街小巷，不太起眼，悄悄散发光芒。你不妨打开《书香上海地图》，按图索骥，去“垂钓”一番。

图书馆，唤醒灵魂的药房

现代人去图书馆的频率似乎日益降低。其实仅仅为了欣赏，图书馆也值得去。瑞士东部的圣加伦修道院图书馆，是世界上唯一一座仍在原址的中世纪图书馆，保留着7世纪的石基和柱头、9世纪的修道堂、15世纪的壁画，其主体建筑、装饰和家具则属18世纪。绚丽迷幻的天花板、两层楼高的拱窗、华丽的橡木书架，让这座图书馆享有“瑞士最美丽的厅堂”和“世界上最美丽的图书馆”的美誉。

美丽而古老的图书馆还有许多，如捷克斯特拉弗修道院图书馆、奥地利的梅尔克修道院图书馆、德国维布林根修道院图书馆……

怎么都是修道院的？蔡家园笑着解释说：“自诞生之日起，图书馆就是与灵魂有关的特殊场所。”古埃及首都底比斯有一座图书馆，入口处的石碑上便刻着“拯救灵魂之处”。而圣加伦修道院图书馆还有一个别名：灵魂药房。

对普通人而言，图书馆则是温馨有趣的所在。日本岩手县67岁园艺师佐佐木，为鼓励人们走出地震和海啸阴影，让孩子们有读书的地方，在自家庭园里辟出约40平方米，建成“森林图书馆”。印尼雅加达有一家“寻偶图书馆”，600平米，只珍藏和爱情有关的书，读者必须未婚，来邂逅爱情。

是不是心动了？上海也有一家，即藏身于静安别墅的2666图书馆。它面积不大，开馆一年多，打破了传统的图书馆模式，融购书、借书、座谈、签售等活动于一体。阿乙、孙甘露、托宾、石田衣良等著名作家都曾来此。

居之美



“自费购买”成上海市民获得图书的主要来源，占比近68%。

自费购买的主要原因为：权威性、学术性，需要深度阅读，收藏和保存等。

“图书馆借阅”和“向他人借阅”分居二、三位。

67.3%受访者希望各级图书馆“改善服务、方便借阅”，59%受访者希望公共场所放置图书，开展图书漂流活动。

(摘自《2012年度上海市民阅读状况调查报告》)

人与书，充满热度的灵魂关系

每一种事物都有它的创造者和发现者。换言之，书是有魂魄的，有魂魄才能呈现美。而书之魂，由书迷、书商和作家构成。三角是最稳定的结构，因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，书籍和阅读之美，也永远不会瓦解。

■文 | 唐骋华 ■图 | 丁嘉

书迷，生命的接纳者

谜总得有人猜，书总得有人读。一本书再好，若没有遇到心有灵犀的读者，也难免沦为孤魂野鬼，毫无光泽可言。古往今来有多少书迷，数不胜数。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写过篇小说《书痴》，说某人爱书如命，和女友谈情说爱时还偷闲翻书，心里默念：“待会儿再看。”

而现实比虚构更精彩。美国当代作家安妮·法迪曼在《书趣》中记载，幼年时她拿父亲的22卷本《特罗洛普文集》当积木；长大后，必须等判断出对方是哈代小说里的哪一类男子，才谈恋爱；婚后，只有把自己和丈夫的书放在一起，才感到“真正结婚”了；有一次住旅馆，屋内仅有一本丰田汽车使用手册，犯“书瘾”的她捧着彻夜“研读”……

英语里有不少形容书迷的词汇，如biblionmania（搜书狂）、bibliolater（书籍崇拜者）、bookworm（书呆子）、aesthete（书呆子）等，把它们加起来，统统堆到法迪曼头上也不为过。

这样的骨灰级书迷，中国当然也不少。已故文化人、三联书店前掌门人范用，就是狂热的书迷。他经常随身携带好书，反复把玩，还拿出来与友人分享。在他看来，书本是一个生命有机体，内容、封面、勒口、扉页、版式、插图、纸张皆为生命的一部分。

从这个意义上讲，书迷是书之魂的接纳者、欣赏者和品评者，是书迷让一本好书有了价值，找到了归宿。



本次书展上的理想书房引来很多读者

书商，书籍的接引者

如此说来，书商则应该称作书之魂的“接引者”。好的书商，本身就是书迷，对书有着精深的认知。

蔡家园读过茨威格的小说《书商门德尔》。门德尔痴迷于旧书，每当拿到一个珍本，他就为自己的手不干净而愧疚，如果书有缺页或虫蛀，他会心疼得惊叫起来，异常痛苦。茨威格形容他：“他读起书来就像信徒在祈祷，赌徒在赌博，醉酒的人麻木地望着空荡荡处发愣。”

书商更重要的任务是寻觅好书并出版，充当作者和读者间的桥梁。

总部设于纽约的兰登书屋，自1924年成立以来，出版了大量的不朽之作。在创始人贝内特·瑟夫的领导下，兰登书屋以一套现代文库起家，请罗斯福总统为其做广告，千方百计地将乔伊斯的《尤利西斯》等伟大著作引入美国。在20世纪，瑟夫对美国乃至全世界的文化，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。

三联书店原总经理、《读书》杂志原主编沈昌文也是优秀出版人。他精到地把书分成四类：主食、美食、蔬菜水果和甜食——人不可不吃主食，热衷于美食，也少不了蔬菜和甜食。沈昌文经手或推荐过陈原、吕叔湘、辛丰年等人的书稿，使之广受读者喜爱。他的座右铭是“做一个有思想的出版家”，出好书即是传播和积累文化。沈昌文还多次公开批评，阅读率上不去，书商的炒作、不认真态度，要负一定

的责任，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，书商则是建设阶梯的人。

作家，书魂的制造者

最后必须提到作家。他们是书之魂的制造者，没有他们的写作和研究，也就没有书籍。

作家对书籍的爱自然毋庸多言。上海书展期间，王安忆出席了开幕日的讲座，畅谈“文学创作与阅读生活”。她迷恋文字胜过其他，“比如说当我看过文学剧本，就肯定不会再去看电影。电影的画面是非常有限的，不能满足我，而文字可以给我很大的想象空间。”

王安忆的阅读习惯也很“顽固”，必定是纸质的，“因为材质、工具，可能会改变内容和实质。”她坦承，阅读是一项奢侈的活动，并非所有人都懂得阅读。“有阅读习惯且真正懂得读书的人都是极富想象力的，否则，你就很可怜。”她自称是“有阅读癖好的人”，每天徜徉于书海，乐此不疲。

可想而知，王安忆会拒绝用电脑写作。“写作不是手的劳动，而是脑的劳动。哪怕我一天能打一万字，也没有什么意义，因为脑子可能每天只想出来一千字；第二，跟我本性有关，我是一个不喜欢任何机器的人，包括电脑。”



“增加知识”和“开阔视野”是上海市民读书的主要目的。

41.04%的受访者认为，阅读对于个人的生存和发展“非常重要”。

68.76%的上海市民每天接触图书少于30分钟；阅读时间超过2小时的为8.36%。

选择数字阅读的主因是内容丰富、搜索方便、成本低廉，视觉听觉全方位享受和交互性强这两项则排名最后。

(摘自《2012年度上海市民阅读状况调查分析报告》)

招行出行易服务升级

航班延误继续“赔你等”

今年，很多通过出行易订票的招行客人在延误的飞机抵达目的地后，收到招商银行商旅服务平台——出行易的延误关怀金领取通知短信，提示7个工作日内将向其账户汇入200元关怀金。

2011年，出行易推出免费“赔你等”。无需操作，延误2小时200元主动赔付、全面保障所有原因航延赔付，打破延误4小时起赔、以关舱门时间为准、天气因素不赔付等苛刻要求。出行易更专业和人性化的跨界定义了航班延误赔付的新标准。2011年近15000名旅客享受“赔你等”关怀。

“赔你等”引发众多效仿，但模仿的产品大都需旅客自费，且从赔付认定、到账时效等体验上与无需申领、主动到账的“赔你等”差距较大。

2012年“赔你等”新升级，延误超2小时，旅客会在落地开机后收到关怀金提示短信，主动联系客人确认账户，确保7个工作日内200元关怀金自动到账。

出行易将继续改进细节，提升旅客体验。出行易服务后台实时更新全国4000多条航线，每天1200余班航班信息，准确判断航延状况，并第一时间启动关怀金拨付入账流程。



“茶管家”模式助推普洱茶收藏之风

正如古董收藏一样，普洱茶作为“可以喝的古董”以其越陈越香的特质受到诸多收藏者的青睐。据东莞市贸促会资料显示：东莞每年的茶叶交易量达30亿元，民间藏茶量巨大，中国80%的普洱茶都在广东消费，其中50%又被东莞吸纳。收藏普洱在东莞早已司空见惯。

收藏普洱有诀窍，一个是普洱品牌与品种的选

择，另一个是要保存得当，方能会越放越值钱。如果普洱本身品质不好，便没有了收藏价值；如果在潮湿和有异味空间里存放，亦无法升值且还会变质。

为此“茶管家”在东莞应运而生，这是继“茶银行”之后又一种新的发展模式，称为七彩云南“酝化中心”，它以“24小时×360°的茶管家式服务”集结了茶研所、文化体验、交易平台、物流、陈化服务为一体，成为茶行业功能化综合体运作的第一例。它不但保证了普洱茶本身的品质，亦保证了收藏陈化的品质。“茶管家”提供的是一条龙服务——集原料、研发、生产、渠道、陈化、管理于一体的整个服务体系。